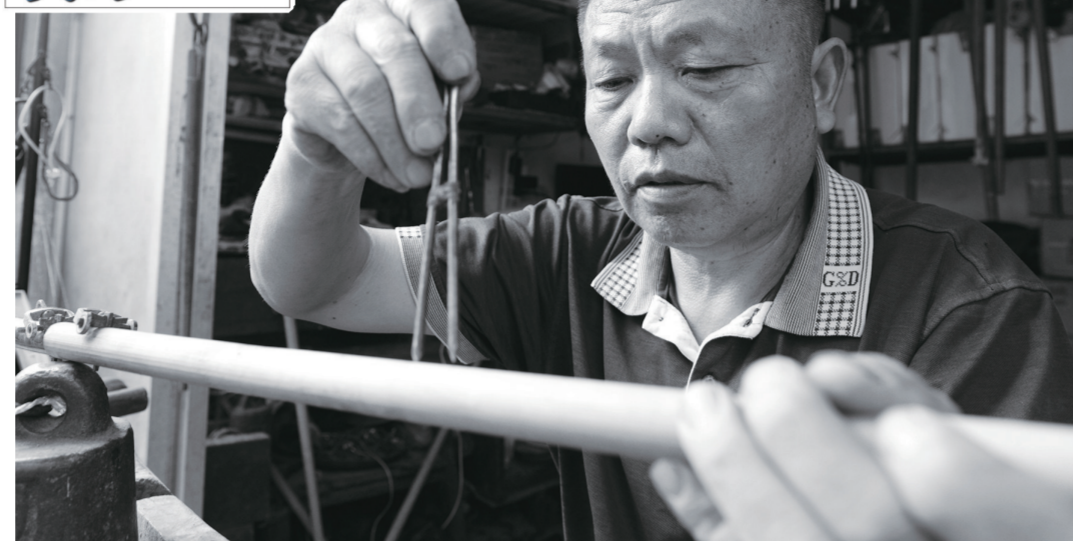


怀着一颗“匠”心，一生只做标准“秤”

——记滁州市级非遗《明光木杆秤制作技艺》传承人郭泽方

○张子国

盘点非遗
传承文明



▲ 郭泽方在精心制作木杆秤，此为“分星距”工序。
(资料图，明光市非遗保护中心刘捷提供)

近日，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、教体局、融媒体中心等部门在老明光体育馆广场举办“美好中国·幸福旅程”明光市2023年“5·19中国旅游日”宣传活动，进行了“文旅市集”惠民消费特色活动旅游示范商品展销，非遗、书画、普法惠民等活动，广场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在明光市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《明光木杆秤》展台前，30多个大小不一的木杆秤吸引着人们目光，十二生肖的秤砣更是让观展的市民驻足观看。传承人郭泽方和儿子郭凯不停地向市民讲解木杆秤制作技艺，以及“秤文化”的深厚底蕴，令在场的市民啧啧称奇。



郭泽方自己铸造的“郭氏权衡”生肖秤砣。



▲ 传承人郭泽方向市民介绍《明光木杆秤》制作技艺及如何辨识秤花。

明光木杆秤制作技艺传承久远

今年67岁的郭泽方系明光市潘村镇殷桥村郭东组人，他天资聪慧，从小喜爱手工制作，听说了潘村的制作木杆秤有位手艺人，技艺高超，便慕名前往拜师学艺，从此开启他的“秤杆人生”。

天地之间有杆秤，很多人尤其是年长者并不陌生。杆秤，是我国传承弥久的传统度量工具，由秤杆、秤砣、秤毫等部件组成，秤杆是木质的，秤钩或秤盘和秤砣是金属制成的。秤头、秤尾处包有铜皮，以保护秤杆不被磨损而影响称重的准确。古人以秤砣为“权”，秤杆为“衡”，所谓称量天下，权衡轻重由此而来。早于春秋战国，杆秤的模样就与现在大体相同。根据现有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。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木杆秤一直是一斤16两制，1956年以后，国家开始推行16两改10两制。杆秤虽是市井之物，但其制作工艺十分繁复精细。

郭泽方师傅介绍，明光木杆秤制作技艺传承于山东省曹县，第一代为王登云师傅，后王登云迁往安徽省嘉山县（今明光市）潘村镇境内，并将这门手艺传授给了后人王汝林。而后王汝林收徒姚炳中，姚炳中收徒秦克举，此门手艺一直在潘村境内流传，到郭泽方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。

木杆秤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手工艺品。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，制杆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，道工序容不得半点马虎，稍有不慎，秤就会有偏差。制作木杆秤是极其考验匠人耐心的，心要沉、手要稳。通过选材、晾晒、打磨、定点定位、定盘星、钻孔打眼、上星点、上色等复杂工序，才能将一根木杆秤制作完成，此过程全由匠人手工完成，每道工序都必须精工细作、精益求精、不差分毫，否则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影响到秤的准确性。



▲ 郭泽方在精心制作木杆秤，此为“刨秤杆”工序。
(资料图，明光市非遗保护中心刘捷提供)

一颗“匠”心，一生只做标准“秤”

“秤头蝇坐便敬，万世权衡不平，斤两错乱见端，终归输我定盘星。”木杆秤看似简单，其实制作工艺精细复杂，大多数工序是靠手工完成的。若想制作一杆好秤，首先是选材考究。做秤选用的木杆较为挑剔，需要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，柞栎木、红木等都是上等的材料。为了保证木杆不开裂，材料要放在干燥处堆放两三个伏天后才能使用。木材经凿、刨处理后，就变成了笔直且又长又细的扁圆柱体，再用细砂布沾水，打磨后又光又滑。

杆秤的制作工序严谨、复杂，非常讲究，大体分为五步：第一步先将选好的木材进行打磨刨光，木杆两头套上铜皮后，杆秤便出现雏形。第二步是定点定位：在打磨好的秤杆上先用墨线画一条直线，挂上秤盘后定支点，用砣码校验，弹线定星位是做杆秤的关键程序，墨线直、星位准是起码要求。第三步是定准星：钻秤孔，再将细铜丝或铅丝、银丝插入秤孔中，用丝刀割断、磨平，便留下了一个个星点。第四步是安装各种零部件：提绳、砣码、秤钩、秤砣、秤盘。第五步是上色：先用光油或菜籽油刷在秤杆上，此时黄褐色的秤杆就变成了褐黑色，金色或银色的星点格外显眼，这样秤花非常清晰。一根木杆秤便做好了，做好的杆秤要通过计量部门检验合格方可投入市场使用。

刨秤杆、包秤头、验秤杆、钻秤孔、定秤、校秤、分星距、钻秤花、上秤星、磨秤花、上色抛光打磨、验制做秤砣砣码，道工序中，郭泽方严谨细致，做得精细，只为做出来的每一个杆秤都是“标准秤”。

木杆秤按秤杆长短及秤锤大小分大、中、小等多种型号，按

用途又分为钩秤（用秤钩系物称重）和盘秤（用铜、铝、铁盘放物称重）。郭泽方是个手艺精湛的制秤工匠，他制作的最大的号杆秤可称重150公斤，最小号杆秤——“戥子秤”只能称5克，小巧玲珑，制作精美，具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。

为了以一技之长营生，方便更多的百姓购买到他制作的标准木杆秤。1987年秋，他携家带口进城，一直在明光城区农贸市场东门从事杆秤制作、销售。他把“只做标准秤，不做黑心秤”作为准则，郭氏手工木杆秤加工坊远近闻名。经过长期研究与实践，郭泽方总结出了一套与前人不同的制作手工木杆秤的方法，那就是不用砣码，舍弃掉沉重的砣码，而能做出标准的木杆秤，分毫不差地通过计量检验部门的检测。然而，一些“有心机”的人也慕名前来，想定制所谓的“专用”大杆秤，用来从事粮食、生猪收购多牟利。“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给我再多钱，也不会做的！”郭泽方掷地有声地说，丝毫不为金钱诱惑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由于磅秤，特别是电子秤的普及，很少有人再用木杆秤了。郭泽方的杆秤生意一落千丈，常常整天没有一笔生意。郭泽方从艺40余载，看着杆秤行业从繁荣到衰败，再到逐渐退出市场，内心虽有几多酸楚和无奈，但他的“匠”心一直未变，每根杆秤，无论大小，都是制作精细，毫厘必究，年复一年，青丝变成白发，只为一个普通手艺人的那份承诺。2016年滁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第四批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《明光木杆秤》入选。2021年11月，郭泽方被授予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做好传习，讲好“定盘星”的故事

木杆秤是中华民族一种古老的文化符号、一种品行的记忆。当今社会，由于电子秤的方便和快捷，随着它的日益普及，昔日红红火火、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木杆秤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为了将这门技艺传承，防止技艺失传，郭泽方师傅将对木杆秤技艺热爱的魏礼成为徒弟。如今，郭泽方的儿子郭凯和徒弟魏礼成一直跟着他学习这门手工技艺。

“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咿呀咿呀哟，你就是定盘的星……”《宰相刘罗锅》主题曲《清官谣》道出了杆秤与秤砣的关系。如今，作为《明光木杆秤》传承人郭泽方自2017年开始，在明光市非遗保护部门组织下，积极开展《明光木杆秤》这门手工技艺传习。通过举办非遗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景区、非遗展览展示等活动，大力推广木杆秤，采取“见人见物见生活”的方式让广大学生、社区居民，以及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瑰宝的无穷魅力，让他们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脉搏，让文化自信真正融入人们的血脉，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。2022年6月10日，他做客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——滁州市线上直播推荐活动现场，介绍木杆秤的制作技艺。他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“铁皮小秤”“戥子秤”还被收录于《长三角地区非遗文创产品展作品集》。明光木杆秤制作技艺也由原先的口传心授，只传给家族，逐渐演变成面向社会公开授艺。

“人心不平，星下斗秤。我把‘秤’这个字的来历和意义给大

家介绍一下。为什么是‘秤’这个字？而不用‘称’字呢？它的意义就是天下人，所有贸易、分物、人与人处事等，就可测出一个人良心平不平。这也是一件铁面无私判官的公平具。每一杆秤上都有‘福、禄、寿’三星，杆代表‘衡’，砣代表‘权’。我认为，不管为技、为官、还是为人，一定要注意古老的绳钮天平‘秤’这个字意义，‘秤’它不完全用于称量物体的工具。我希望天下人和我的后生都要注意到这个‘秤’字的真正意义。”在每次的活动现场，郭泽方都会乐此不疲地讲述秤与砣、权与衡的关系，以及“定盘星”的故事。

谈及《明光木杆秤》传承人郭泽方师傅的木杆秤制作技艺和为人做事，明光市文化馆馆长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纪会生这样评价：“老郭忠厚老实，做事非常讲究，他技艺精湛，孜孜以求，每一个杆秤都是倾心制作，非常难得。近年来，明光市开展非遗进校园、社区、景区等活动，他都积极配合，主动将明光木杆秤的制作技艺等工序，要求向人们展示，传播非遗文化。”

面对时代的发展进步，作为量具的木杆秤将渐行渐远。如今，郭泽方师傅正在用自己的独特技艺，开始制作精美别致、秤砣上铸有十二生肖的“戥子秤”之类的小木杆秤、小铜杆秤，在包装上镶嵌“郭氏权衡”商标图案，打造明光独特的“杆秤”文旅产品，供人们收藏、欣赏，让非遗《明光木杆秤》在传承和传播中大放异彩。

副刊丛谈

重读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

○周惟熙

最近重读金性尧先生注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读到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，感觉格外亲切。

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这是一首描绘滁州郊野春光的七绝。语言流畅，明白如话，没有用典。作者用诗的语言记载了他在西涧的一段平常的生活见闻，充满了生活气息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
韦应物的这首诗选材别开生面。他没有写艳丽的鲜花，写的是涧边的幽草。春天来了，小草也同样生发。他写了黄鹂鸟，鸟却不在眼前，没有让你看见，闻其声而不见其形。写了春雨，不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毛毛细雨，而是绵绵不绝的雨水，这些雨水从山上奔腾而下，使得涧水暴涨，势如潮水汹涌，但是也没有像夏季暴雨一样冲上堤岸。写了小舟，也并非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航船，也不是“已过万重山”的“轻舟”，却是因大雨天晚，无人渡河而横在郊外渡口的渡船，空荡荡任急流冲荡。而作者所写的这些景象，正是春天来临的景象。

这首诗描绘的并不是一幅画面，而是晴天和雨天两个不同的春景。

诗的前两句写的是大晴天的西涧。开头的“独怜”，金性尧注为“最爱”，完全正确。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一文中记载有触龙同赵太后的一段对话，“太后曰：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”“爱”与“怜”同义词语连用。“独怜”二字，应该是统领一二两句，不只是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，还有那深树鸣叫的黄鹂。可以想象，在大晴天，诗人在西涧岸边、自己的住处旁悠闲地散步，看见涧边青翠葱茏的小草，感受到了强烈的春天气息，就特别喜爱。何况又听见在茂密的树林中，不知从哪里还传来一声声黄鹂清脆悦耳的叫声，感受到春的气息更浓了。这两句写景，一个“生”，一个“鸣”，生机盎然，抒发了诗人在春天来临时内心的喜悦之情。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吧。所以，它也引起我们的共鸣，感受到春天的生机，也喜欢上了这首诗。

诗的后两句，写的是下雨天的情景。既然是“春潮”，水流就很大很猛，来势汹汹。潮，原来是指海水受到日月运行吸引定时涨落的现象，后来也指江水，清代龚自珍的《长相思》词：“早寒时，暮寒时，江上春潮平岸时，谢庭书到时。”就是指江水暴涨。滁州既不在海边，也没有大江，那这个“春潮”指什么呢？我认为，是指山洪。春雨应该下得很久了，漫坡的山水汹涌而下，汇聚到西涧里，涧水如同潮水般激荡澎湃。

连续的大雨，在平地不显得怎样，但是在山区就厉害了。漫山的水顺着山坡滚落而下，势不可挡。我们许多人在雨后去过琅琊山。我们会看见，从琅琊寺流淌下来的琅琊溪，溪水暴涨；从醉翁亭前日夜流过的冷水涧，涧水湍急。醉翁潭下的瀑布，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它的轰鸣声。据琅琊寺一位法师说，有一年暴雨，琅琊山山洪暴发，山水冲下来，涌进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积水齐胸。主持叫人把大雄宝殿的高门槛砍去，才把洪水放走。至今雪鸿潭旁的围墙外，还有当时被洪水冲来的大大小小树杈躺在那里。

这样看来，诗人既然遇到了春潮，那一定不是傍晚时才下的雨，也可能是几天来连续下的雨，才出现“潮”。因为春雨不会有夏天的暴雨凶猛。到了傍晚，雨更急，涧水也更加汹涌了。这个“急”告诉我们，白天就已经在下雨了。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时候，渡口无人来往，只有渡船在急流中摇摆，任潮水冲击。它“自横”，自个儿横在那里。船的姿是“横”，是首尾平行于岸边，还是垂直于岸边？一般在大路上“横”，是首尾对着两侧路边的。在水里不一样，如果要开船，船头一定对着对岸。现在无人渡河，小船应该是顺着岸边漂浮，所以叫“横”。船上还有船公吗？也许雨大，回家了吧？诗中没说，留给读者想象。“无人”，只是指没有渡河的客人。

这首诗写于何时？我认为，这首诗不是诗人在滁州任职时写的，是在离任后，闲居西涧时写的。

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夏，作者47岁时，被任命为滁州刺史，秋天到任。第二年的冬天罢任，任职一年半。卸任后，他没有离开滁州，经春历夏，一直闲居在滁州西涧。直到德宗贞元元年（785）秋，他49岁时，才离开滁州到江州上任。因此，《滁州西涧》这首诗，应该是在785年春天写的。诗中反映的，是他闲居时悠闲愉悦的心情。《西涧种柳》也应该是闲居时候写的。

后人在那野渡的渡口修了一座桥，就叫野渡桥，再也不用小船了。虽然洪水有时候会盖过小桥，甚至冲垮小桥，但它地处交通要道，被不断修复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一座50米长的木桥在。

当年涧边的幽草，现在是见不到了，西涧早已淹没在水库中。好在春天来到时，到处都有幽草萌发，山坡上、田野里，一片青绿，装扮着春天，给人们喜悦。黄鹂呢？琅琊山中也会听到它的叫声。今年春，我去逛南京太仆寺，在寺门右侧的小树间，看见了一只黄鹂在草地上觅食，好漂亮，吸引了许多游人观看。我立刻想起了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诗句：上有黄鹂深树鸣。可惜那时没有听到它的鸣叫。

如今，当年的西涧已经淹没在水库中了，野渡桥也淹没在水库中了，西涧变成了西涧湖。每天，我们打开水龙头，西涧的水就会哗哗哗流到家里来，让我们洗澡、烹饪、品茗，陪伴我们快乐地生活。这是韦应物没有想到的吧？时代在变化。我们在饮用西涧水的时候，也不会想到韦应物吧？历史是财富，不是包袱。

《滁州西涧》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将会永远长存。



▲ 新制作的一杆“戥子秤”。